

東  
溟  
文  
集

東溟文集卷第三

桐城姚瑩石甫著

與張阮林論家學書

阮林足下春閒得書知近治經史甚銳箸述宏富爲之企  
羨足下以英辨之才沈研古學又處京師久與名公時賢  
相砥礪見聞廣而采獲勤書成必有宏贍精確大過人者  
僕倦遊嶺外少師友之助悄然塊處又得書甚艱莫由稽  
考輾轉六年無所成就昔虞仲翔處廣州窮愁竟成易傳  
附聖經以自顯如僕者遠愧古人近慚足下矣大箸左傳  
辨杜刻否亟欲見之惟於命名之義竊有未安者左氏傳  
自賈太傅始爲訓詁劉子駿創通大義後漢鄭仲師賈景  
伯服子慎許惠卿穎子嚴之徒皆有註馬季長謂賈君精

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已無可復加但作三傳異同說則賈鄭之書可知矣魏世王子雍亦有左傳解此皆通師碩儒之說也至杜氏以爲諸家皆膚引公羊穀梁以釋左氏適足自亂乃著經傳集解專修邱明之傳以釋經其所論三體五例詳哉言也又作長歷以推其歲時譌釋例以通其條辨殫畢生之勤成專家之業大義舉而訓詁明天文昭而地理覈自有左氏以來傳注未有若元凱者也故南北學者皆爲之疏義劉光伯雖曾規其過失一百五十餘條未害其美且隋世諸家注傳尙多存者光伯獨爲杜氏作疏豈非其長不可掩耶疏其書而規其短乃光伯通見足破疏家袒護之陋非好攻之以爲異同也夫長短不容相掩功過可以互明賈服劉馬之異同要當並著其書使

後學有所鑽仰自唐世奉勅修定正義獨用征南而諸家  
註說如燭火辰星熒然闇滅此固當時學人之陋亦孔沖  
遠顏師古之徒不能請聞于朝兼存古訓故通人至今爲  
恨然以諸家之廢而大不平於杜氏此何說哉亦猶朱子  
表章六經四書原令人先習注疏以通其訓詁其後學者  
不能兼習乃自放棄註疏專治宋儒注義今舉世駁辨咸  
謂宋儒滅絕舊注徒言義理而廢訓詁此何異盲人道黑  
白乎左傳補注之作發端于元人趙汭蓋以杜爲主有不  
足以陳傅良之說通之非糾杜也

國朝顧甯人作杜解補正三卷朱鶴齡作讀左日鈔十二  
卷補錄二卷始有意正其闕誤而曰補曰鈔不居攻辨之  
名近世惠定宇以古義名家特搜輯服賈之說爲左傳補

注吾鄉馬器之前輩慕惠氏之風援光伯之說亦有補注之作意乃頗攻杜氏嚮嘗疑之若惜抱先生亦嘗譏三傳補注在馬氏之先則又不過隨所考證其有未安開爲之說並無意於長短之見今足下書命名乃爾無乃過乎願更詳之說經經經貴淵通不在攻擊也僕承家業治經史爲詩古文之學三世矣從祖惜抱先生以詩古文鳴海內學者多宗之獨先曾祖之學久晦不章一二鉅公頗以不見遺書爲憾良由生平緒論散見各書未及譔錄故也昔顧甯人沒遺書得門人潘耒刊之乃行於世江慎修歿遺書得鄉人戴震表之以聞於朝矧爲人子孫而令先業荒墜不肖滋甚矣瑩雖謏陋敢不收羅綴輯以質世之君子而瀕歲客遊不能以書自隨是以纂述久而未成今具藁

約五十餘卷百萬言矣族兄伯印以書來云史館修儒林  
文苑二傳闡發幽隱命僕以家集上諸公備采擇念書未  
成懼不足以表章然當

國史諮求而無以上聞是沒祖德也不得已上援鵷堂詩  
集刻本及筆記稿本三卷假伯印以致諸公而汪瑟菴侍  
郎先見之謂必當入傳惜不在史局未知秉筆諸公以爲  
何如耳得足下書始知惜抱先生有請附海峯入文苑傳  
之語此或別有微意而足下以爲先曾祖校論諸書今時  
諸君子多未能窺見涯涘者若僅以詩文入傳是以精深  
之學轉爲辭章掩矣責僕於闡揚先人之大舍本而存末  
足下之言豈不誠然哉僕與伯印書亦未明言請入何傳  
者子孫不敢議其先祖之義而於詩集前列總目又作後

序具述生平論學大旨則僕意可知矣足下想未之見也  
足下於垂湮久佚之餘能推明前人不傳之學而見其大  
足下之誠宏矣意在發揚幽隱上佐

國史不爲鄉曲之私不欲以辭章掩學問足下之論公矣  
數千里貽書故人責其不能善揚先祖足下之義篤矣爲  
人子孫宜何如感愧乎顧僕於此竊有私中蓄之久已不  
敢告人今爲足下陳之瑩聞君子立學傳於後世者道也  
而不在文功也而不在德道功天下之公也文德一人之  
私也道足以繼先哲功足以被來茲若此者已不必傳天  
下傳之文者載道以行舍道以爲文非文也技耳技不足  
傳君子若夫德修於身所以成己非以爲名故曰邇世不  
見知而無悶先曾祖少孤礪行孝友立于家以教子孫至

今門內無敢慙德忠信著於鄉以施族黨至今無閒言處  
身必恭以儉接物惟誠以和長老及見者至今稱其風采  
此德行之實也先曾祖爲文根柢經史旨淵思深必得古  
人精意不爲放謫踳駁之論取快一時先曾祖之於文可  
謂能載道矣至其天資沈篤彊記博聞自束髮以終其身  
無閒故能淹通宏洽不爲拘墟孤陋之見空疏無據之譚  
其大者在篤信程朱以爲非考證不足以多聞而舍身心  
亦無以爲學漢儒謹守師法訓詁略備于前宋儒講論修  
明義理大著於後其道在守先待後其功在風俗人心學  
者當識其大以體其微去其矜心與其昏氣乃可以爲學  
俗儒務毀人以成己名耶說好立異以亂是非卮言日出  
貽害人心亦何異亂法舞文之吏耶此先曾祖生平兢兢



不輕著述之微意也其於道也可謂不自矜矣瑩之生距  
先曾祖歿已十餘年家遭中落藏書爲人竊取幾盡又十  
餘歲稍解讀書二十四歲編錄遺集又六七年然後有以  
見先曾祖爲學之實竊謂先曾祖之可傳者道也而論道  
之言不可見卽所存著亦可得其大凡矣若夫傳之與否  
則不係乎史道苟不明卽空畱姓氏何益蓋太元之作百  
年後興河汾講道隋書無傳古人之所重輕如彼後有君  
子將知人論世亦以人光史冊耳史豈能光人哉此僕所  
以久蓄於中惟懼道之不修而不敢汲汲於史傳也足下  
又云先生之學可差肩於閻惠諸君竊以爲駭夫閻君斷  
斷博辯以摘發前人自喜惠君鑿鑿訓故以蒐求古義專  
門二君精博均不可及然其於聖人之道也曾未望其藩

籬乃與宋儒爲難欲以寸莛破巨鍾若先曾祖則以考博  
佐其義理於程朱之學見之真而守之篤固與二君大異  
今謂如此母乃非所敢安乎宋人有好學者千里尋師而  
遺其母母使人謂之曰子之學則成矣如歲日荒吾凍餒  
將死何夫學成而母死不如其弗學也今之學人不死其  
母者鮮矣此先曾祖之所大懼也惜抱先生嘗語瑩編輯  
援鶉堂筆記宜寬歲月爲之但取精不取速不取多也先  
生手鈔經部史部集部各一卷授瑩以爲式今所編纂不  
惟表先曾祖已墜之書亦以竟惜抱先生未成之志云爾  
卽惜抱先生孤立於世與世所稱漢學諸賢異趨而海內  
學者徒以詩古文相推於其說經論學罕有從者風氣使  
然不能以一人挽也三十年後當有楚者振興一闢榛蕪

而開之大道望與足下勉爲共是書成以待後人之論定而已足下戒之哉母奪于眾咻母闇於正見亦僕之所以望同志也

與徐六襄論五代史書

聞有補注歐五代史之意甚善近時諸賢多爲漢晉以上之學足下獨從事於此何哉竊謂此書體嚴義精讀者卒難得其要傾考博家漫謂其紀事疏略不如薛書之詳爲可歎也蓋公未作此書先爲十國志原亦多取繁載及與尹師魯論之乃大芟削改并爲正史初與師魯分撰後獨成之公在夷陵與尹師魯書云開正以來始以無事治舊史前歲作十國志務要卷多今若變爲正史盡宜芟削存其大要至於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本體自可存之小

說不足以累正史數日檢舊本因盡芟去矣此可見公載  
筆之精義又云師魯所譏在京師不曾細看路中細讀乃  
大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東一卷大妙修本所取  
法爲此傳外亦有繁簡未中願師魯亦芟之則盡妙矣是  
公此書經與師魯商確從其芟削者也至云修本所取法  
時公以文章自命上追龍門而虛心如此至和二年與徐  
無黨書云五代史昨見曾子固議今重頭改換未有了期  
則又經與南豐商確而改定之也又皇祐五年與梅聖俞  
書云閒中不曾作文祇整頓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  
令人知蓋是書初成人見其簡必多疑議之者故不欲輕  
以示人及後始從南豐說而自改定然則此書以著五代  
之得失爲本其事實繁瑣無關法戒者固非正史之所宜

載若夫典章制度則有志在紀傳中不必淆入而五代紛  
紛爲國曰淺制度蓋無可言故並不立志世人淺見喜廣  
異聞以爲詳備可謂憤憤矣乃謂公學史記故爲高簡不  
顧事實闕略豈非不辨正史載記之各有體裁而輕議昔  
賢乎今注稱徐無黨譏或疑其淺陋然公與徐書已言作  
注之難則未必後人之僞譏世以爲淺陋者亦爲其大略  
不能旁證博考耳安知非以公當日意在簡嚴卽注亦無  
取其繁蕪耶然鄙意作注與著書不同而注史尤與注經  
不同蓋注書病在蕪雜注經病在支離注史者旁引廣證  
以存事實正可多引本書所不載使人得以觀其去取之  
意抑何害乎昔劉昭旣注續漢志之外以劉昉注蔚宗後  
漢書一百二十卷僅及范書所見乃更蒐廣異聞作後漢

書補注五十八卷可云宏富而劉知幾譏之史通補注篇云蔚宗之芟後漢也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采其所捐以爲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知幾此言可謂精史體者世俗紛紛爭咎蔚宗歐公之闕略當以此說示之而其責注家不當廣引爲非體毋乃過乎往在杭州劉金門先生學使署中見彭芸楣尙書有補注歐五代史大約以薛書割裂分繫歐史每條之下而於他書少所徵引稿本未竟金門先生欲卒成之延長洲王某屬其事因其人輕傲不暇與論故未深見其書金門先生頃在都中曾見此書否足下補注大意未審何似云仿裴世期注三國之例洵美矣願更深味歐公命筆之意以立其本而於薛史外更博考別史載記如王禹偁五代史闕文陶岳五

代史補馬令陸遊南唐書龍衮江南野史陳彭年江南別錄張唐英蜀檮杌錢儼吳越備史之類參比之以存其事蒐討於諸家如司馬公通鑑考異吳縝五代史纂誤朱子語類胡三省通鑑注胡一桂十七史舉要及近代杭大宗錢辛楣廿二史考異之類縷析之以證其文務揭所長勿諱所短嘗閱袁文襍牖閒評有議歐史二條其一云通鑑載唐之亡也楊涉爲押國璽使其子凝式謂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罪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涉大駭夫凝式能出此言可謂賢矣而歐五代史不之及何哉瑩謂文之言非也凝式旣知非義乃不能強諫其必從卒亦依違歷仕五代徒以心疾致仕出處之迹如此何以責善於父文乃強爲之說曰彼

姑託此以全身遠害而已非心疾也夫苟欲圖遠害則于  
押璽使何誅且不全身于唐亡送璽之時反欲遠害於歷  
事五代之後此何義乎一時之言不能自踐存之適見乖  
鑿歐公削之當矣文又謂南唐後主旣降宋祖以其拒守  
久封以違命侯歐史凡說後主處皆書違命侯按陳壽三  
國志於孫權直稱名至蜀則必曰先主後主蓋壽本蜀人  
以父母之邦故也歐公吉州人正屬南唐其祖父皆南唐  
臣民而忍斥之曰違命侯乎璽謂文此言謬妄尤甚按公  
父崇公少孤以宋眞宗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  
歷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而卒時公年四歲崇公  
仕迹如此瀧岡阡表敘之甚明乃宋臣也其進士及第在  
眞宗咸平三年南唐亡在太祖開寶八年相距已二十五



年崇公卒在祥符三年公以景德四年生距南唐亡三十  
二年矣崇公之父早卒未仕今乃謂公父祖皆南唐之臣  
何不詳考乃爾且承祚身親仕蜀父又爲蜀臣後主正其  
故君而所修之書則三國各自爲史不書後主而何歐公  
旣于南唐無君臣之義而所修之書則五代史也旣周爲  
正統南唐當日又實已稱臣據周立史而於僭國仍從其  
臣子之稱有此史法乎是皆不可不辯者凡如此類幸審  
擇之勿輕信諸家排擊之辭漫以爲是也著書先觀大旨  
非有關於是非得失之大繫乎人心世道之防卽文章猶  
不容輕作況修史乎以足下之精鑒但寬歲月爲之卽不  
刊之業也胸中所欲論著甚多一時坐臥轉不知何處措  
手近惟省察身心思有以收其放躁甚思足下輩爲我攻

其病勿忘勿忘相念豈有極也

答宋青城書

青城足下十三日得書言寂感動靜之理甚晰此非有所見不能故非影響之談也謂偏寂爲賢知之過偏感爲愚不肖之不及良是又深味先儒寂感無先後動靜無二致之說此皆高明之識惟疑朱子中庸章句未發爲性之誤則過矣此朱子順文解義之辭耳何謂誤耶今夫儒者之言有理有分當以意逆志分別觀之乃善蓋人之生也有命有性有情有才何謂命以其受於天者言也何謂性以其具於心者言也何謂情以其感於物者言也何謂才以其見於事者言也命自然性渾然情勃然才犁然由其自然以爲渾然由其渾然以爲勃然由其勃然以爲犁然故

命也性也情也才也此理之一而流行貫注者也故無二  
致然未見諸事不可以言才未感於物不可以言情未具  
於心不可以言性未受於天不可以言命故才也情也性  
也命也此分之殊而秩然有序者也謂之無先後可乎理  
雖一貫分自萬殊知分而不知理則不通知理而不知分  
則不辨理不通則流爲末學之分裂分不辨則流爲老莊  
之渾同釋氏之平等此道之所以難明也彼謂寂感無先  
後動靜無二致者謂其理之一耳寂時此理感時亦此理  
動者此理靜者亦此理故不容先後二致然无思无爲不  
得不謂之寂而靜及通天下之故則不得不謂之感而動  
今乃淆其稱名可乎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朱子  
之意正以此爲一物不過別其名耳曷嘗以爲二物乎性

譬諸太極情譬諸陰陽才譬諸五行太極者其全體一陰一陽一水一火雖莫非太極之所爲然執一陰一陽一水一火而謂之太極則不可蓋太極全體可以一物見而不可以一物盡也人一喜一怒一言一行皆此性之所爲然不可執一喜一怒一言一行而謂之性卽此類也釋氏有言譬如眾盲以手觸象其觸牙者卽言形如蘆菹根其觸耳者言象如箕其觸頭者言象如石其觸鼻者言象如杵其觸腳者言象如臼其觸脊者言象如牀其觸腹者言象如甕其觸尾者言象如繩若是眾相悉非象者離是之外更無別象佛氏之言可爲善喻矣今不分性情之別則人必直指喜怒哀樂以爲性是何異眾盲之言象乎且夫眾盲之言象雖不得真象猶無害也今淆舉喜怒之旣發而

謂之性則見其喜者必至爲墨子之兼愛見其怒者必至爲盜跖之殺人其害乃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子思子所以特明辨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性不云旣發爲性也今乃疑朱子之誤何哉朱子與張欽夫書云爾者又爲學者執定未發爲性而不悟旣發之無在非性正所謂知其分而不通其理者故言以未發爲性之誤非自悔其言之誤也未發爲性語本子思朱子何悔之有章句順文解義義極明備足下無乃求之過乎抑未之深思乎來教又言聖凡靜處不可見于動處見之此亦必有所謂瑩則不以爲然夫靜有儒者之靜有禪家之靜禪家之靜專主寂然不動儒者之靜則否寂然不動固爲靜中之靜感而遂通亦自有動中之靜將自其寂者觀之乎一念不起湛然中

足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此聖人之靜也一念不起昏然欲  
寐矐矐無知氣濁神散此凡人之靜也寂然雖同而寂中  
之境不同如列子云至人無夢愚人亦無夢烏可以其無  
夢遂謂聖凡同境哉將自其有感者觀之乎事物之來因  
物付物隨機而應無所憂疑無所欣戚物自紛紛我常有  
定則動中之靜惟聖人有之凡人尤無是境矣然則靜中  
觀聖凡乃得其真今反謂靜處不可見豈其然乎從來學  
人之病在不信聖經而信傳注及得異說則又舍傳注而  
從之夫理惟其是亦何定之有然必得其立言本旨與夫  
言外之意更於異中求其並行不悖之故然後可以言取  
舍否則與其雜取一時一事之語不若從其殫精畢慮契  
合聖經之傳注此不失爲善讀書人耳至於別有所疑求

其說而不得則亦何妨闕以有待哉瑩與足下同勉之矣

上座師趙分巡書

瑩頓首啓前者書問起居未盡曲衷私用耿耿頃承手書  
褒答策勵諄諄益用感悚昔朱子聞象山講君子喻於義  
云云舉似門人以爲切中學者之病今以陽明之說相勉  
非深心厚望未能深切如此陽明傳習錄幼時卽好讀之  
行笥嘗以自隨茲承誨示敢不兢兢瑩幼遭輟軻貧不自  
存家君長歲客遊希聞訓誥賴家慈機杆之下課以詩書  
開述古人事蹟及先世懿行勸勉是以束髮卽略知爲人  
及長讀書稍多乃粗識古今天人之事學術正僞之辨嘗  
慨然有越俗之志然泛濫出入卒未能有所成立者則血  
氣害之也曩亦有一二良友以古人之學相砥礪大約砭

流俗有餘未至深切自反生平尤悔多矣近復頻年嶺外  
覓食養親內有饑寒顛沛之憂外無直友嚴師之助孤形  
塊立悄然自悲聞教乃知有切近篤實之學如嬰兒得怙  
恃何快如之吾師以忠誠明篤之資守存心養性之學都  
中物望久有所歸今以

特命觀察劇地清風重德固已盪滌垢污乃復惴惴以民  
頑俗悍爲憂平情近理開誠布公此卽眞學問經濟也明  
效不遠佇目俟之矣然區區之愚尙有欲爲萬一之助者  
伏觀粵東民情有異於他省者四逐利輕生一也頑犷無  
恥二也健鬪無理三也好貪惡廉四也天下之民莫不好  
利矣然畏死之情猶愈於利未聞以二三十金賣其首者  
也而粵有之天下之民固難言有恥矣然巨室士人猶顧



名義自非大姦猾未有通盜倖利者也而粵有之且眾天下之民悍於鬪者可以曲直解之惟粵民專以富強相陵不以曲直爲理天下之民其官吏莫不喜廉潔而惡貪墨惟粵民則喜貪墨而以廉潔爲無益此四者皆大反乎人情而不可以常理格者也而惠潮尤甚開原其所以粵地邊海民素食於洋巨室大賈惟視洋舶之大小利則有百萬之息不利則人舶俱漂此逐利輕生風俗所由成也其貧無貲者旣不能爲此矣又情不事事惟行劫以食而官吏莫可如何宜盜賊之紛紛也粵民聚族而居大或萬丁小者千戶自明以來其祖業甚殷常以鉅萬之金無所事用惟以供訐訟之費聚族而居故易以動眾兼挾重貲故易以爲姦一事睚眦卽千百爲羣戈戟相撞乃行賂於吏

使無究主謀吏旣以取鬪莫辨誰何矣亦卽賴以成讞每  
曲從之此潮郡積年之惡習也嗟乎其獷很悍戾之徒手  
刃殺人者不除惟執無罪餓夫以爲殺人之賊此與捕盜  
不得渠魁而購小盜以邀功者二弊實粵東根本之憂仁  
人君子所爲深歎也夫閭里宴安則尙鎮靜之化時事衡  
決則思強毅之臣西漢時三輔多盜黃霸雖賢而不治廣  
漢以刻而治之北宋時西邊多事范忠宣帥之而望輕文  
正帥之而望重自古當繁劇之任未有不以威斷而能濟  
事者也粵中十餘年來民輕官吏矣夫邊鄙之地尤重國  
威前者洋盜縱橫蹂躪內河敗軍戕民慘毒尤甚已喪大  
將二人僅乃就撫威何如乎賊首復得爵賞此全粵士民  
所喋指而痛心者也軍伍廢弛不聞戮罪轉以爲功夷人

徭戶皆嘗竊笑之矣降人數萬一時散歸田里彼非有所畏而散蓋有所貪也其很心故智曷嘗一日忘耶外洋暫靖而內河匪類益眾夫匪類者非他卽前日之洋盜也昔之患在外者今悉近內而巨室豪強復爲之囊橐蓋其入散歸本族有鬪卽挺身以爲其雄而奸民抗租亦倚之以欺官吏故州縣催徵往往有格拒之變也長吏拘於考察不盡上聞無敢輕議懲創者此賈生所謂抱火厝薪之勢也夫極眾力未集之時不設策誅戢之猶坐損威重如此萬一癰疽再潰其禍可勝言哉且夫粵地內有徭黎雜處外有番夷往來我之虛實彼皆知之今吾官軍驕至不能戢定內賊不慮有以啓彼戎心乎不動聲色措置機宜弭亂於未形防患於先事非有憂天下之深心懷康濟之大

畧者未易議此也謀畫甚鉅舉動匪輕是宜咨請大府深計而行之尤願結之以信震之以威平之以情持之以法破庸人之見求補劑之宜灼見可行卽宜成斷遠爲百年之計無狃旦夕之安書云威克厥愛允濟又曰刑亂國用重典揆之於今適有相類昔王陽明以理學大儒親討藤峽諸賊威振一時民以綏輯吾師素以實用自許至此豈其難乎若昌黎當日守潮其時勢民情固與今異殆不可同日語矣傳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不揣迂瞽輒披肝膽惟留意裁之幸甚

再復趙分巡書

日者不揣愚妄竊以所見粵中情事謬有陳白欲自效芻蕘一得之義旣復自省以吾師之明篤夙求民瘼所蓄積

固已宏矣如瑩所陳諒皆明照所已及甚恐無當高深獲  
妄言之罪不意遠蒙省納賜之復書以爲洞達利害且幸  
且慚然後知大君子虛懷好善不棄邇言雖復言之無當  
而亦必加容納如此又得家叔寄示潮俗十戒及諭士子  
文伏讀三四具歎轉移風化正本清源仁心精慮莫逾於  
此所謂宏猷碩畫祇在平實近情自能使人從之者也夫  
處崇高之位而懷閭閻之憂者大人之德也竊典墳之奧  
而昧濟時之用者迂生之陋也今身在猷猷而不習知民  
事乃冀異時服官周知利弊此必不然矣然則民風吏治  
者乃正學人之有事非以爲文章之具而已顧學術是非  
非文章不能以自顯瑩於經術之文當慕董膠西劉中壘  
論事之文當慕賈長沙蘇眉山父子非徒悅其文章以爲

數子之學皆精通明達所謂其言有物者至於天人之際性命之微則非殫究於濂洛關閩不足以定極中至正之歸而又必考索於漢唐元明諸儒經說以明其章句辨覈於正通別霸厯代史書以觀其事蹟泛濫於九流百家以博其趣出入於釋老二氏以窮其說若夫陶冶性情抒寫景物則詩歌之作卽古樂之遺所以宣導幽滯寄哀樂於聲音者也束髮抗志三十未立何容喋喋妄譚徒以幸出大賢之門所冀加以陶鑄與之繩墨俾瓦釜雖微得任鶉鷄之烹尺木雖小得成樽櫨之用耳海內才雋紛出或專考證或精厯算或擅詩文或長館閣諸作莫不馳騁焜耀以博名稱瑩之魯劣實愧諸君乃其私願則與諸人大異所不欲以燭火之明耀光於日月也但使道術粗明志業

成就稍有萬分之一裨於一人一物則此生不虛若區區以尺幅虛辭輒自矜詡與天下賢士爭一日之長實鄙闇之志所未嘗出也況近與小人齟齬惟家室飢寒是懼敢復眩露致益困塞吾師舟中之訓至今佩之曷嘗一日忘哉第區區私衷大懼不察以爲夸大自喜流於浮薄有味韜晦之義甚非吾師所厚望也故卒盡其鄙曲如此惟鑒察焉

復李按察書

前月十六日接奉賜答猥以菲薄無似初任繁劇開誠燭微示以法戒仰見大人知待異常不欲遺棄非才使墜於深淵而不可拔莊誦再四感懼交并夫不可得者異常之恩遇不可知者未白之衷曲今於稠人之中獨蒙拂拭所

在提攜而訓導之是大人之恩遇可謂隆矣若區區閭薄之衷生平所自期者未有一二見知於君子之前及此而不以自陳所謂及之而不言者隱也瑩材質驚下無以異於常人獨自束髮讀書則有志慕古以爲人生天地閒當圖尺寸之益於斯人斯世乃爲此生不虛每覽古今賢佞臧否之辨是非得失之迹未嘗不深思而熟復之也日昨受職平和始謂疲瘠之區亦當有所建白及到官以來親歷情勢乃大爲駭異竊見平和僻界閩廣其四達饒平漳浦南靖雲霄皆山徑交錯溪洞曲深盜賊之所出沒也境內巖嶺重複無一望平迤之地居民分疆聚族依險負嶠強陵弱衆暴寡殺奪起于睂睫寇讐尋於積世治斯地者蓋有四難兼四懼焉大安民首嚴捕盜而和民習衽金革



好鬪輕生睚眦之怨大者報之以死小則劫掠人財五里之外不敢越境一族之內互相侵陵論以殺人之律則所坐盜也及以盜論原情則非其難一也夫除暴必需逮捕和民丁多族巨役往多拒動輒親臨前人每多率兵役圍社焚巢往往蹂躪已深卒無所得卽或族眾畏懼執人以獻悉非正身不過無罪餓夫而兵費之糜已不貲矣其難二也夫息事綏民必慎決獄和民則好訟而貪不論曲直惟以得財爲申理苟不得財雖立與剖決意猶未慊故兩造皆有控無質見在案牘不下千餘大半命盜械鬪虜掠之事其難三也夫居官守廉莫如守儉儉者損其起居服食嗜好而已其從事公務有必不可闕者平和自常費外兼國行役一歲之中催科督捕勘驗止鬪禁虜幾無暇日

雖減騎從所費已多掣肘捉衿未足以喻其難四也故讐盜不辨則懼枉屈豪強不除則懼長亂獄訟不決則懼株延費用繁鉅則懼耗闕官錢餽於自盜至於科條嚴重酬酢紛煩又其最難者也縈自受事兩月以來取鑒前人泣斯土者非失之暴則失之弱是以兢兢自持思欲本清慎勤之心行恩威信之政嚴捕誅以安閭閻鋤強暴以扶善類聽斷必與民共見以示懲戒勸諭必至誠開道以化愚頑每親臨四鄉皆自出費用卽有圍捕亦以身先未嘗輕假營伍故所至雞犬不驚民無擾攘杜械鬪之源重購捕之賞見經釐定章程設局清理舊積案牘而事緒鞣韜無非棘手茹檠飲冰未知所濟誠恐力薄不任空竭區區轉致覆瓿夫力小者不可以勝重智屈者不可以冒進今以

迂直之材當繁劇之地是任重也知不勝而不求速退是冒進也幸承厚遇而猶隱匿私衷不以陳白是清水當前不自取濯而顧隕墜於污淵也瑩雖至愚極陋敢不自愛以副裁成用是披瀝直陳伏冀大人鑒其不才量予移易必當奮勉以圖自効感荷實無旣極

復方漳州求言札子

瑩頓首瑩資性魯鈍適任繁劇益兢兢大懼顛覆惟有遇事謹密盡心措舍察人情因土俗安輯閭閻慎重賦稅不敢偏聽賓客不敢過信胥吏不矯激以沽名不因循而廢事任職一歲郊野差覺靖肅士民頗相親附者不過因地制宜寬猛兼施而已至於漳郡七屬民情瑩不能盡曉然於所聞見大略相同旣承明問俾竭所知敢以愚見略陳

於左

一開誠心以調文武夫

國家設官定制各有職司文以撫民武以除暴蓋如手足之相爲用也乃往往不和以致齟齬債事在文臣體統自持每心輕武人爲不曉事而武臣亦每以此自疑不肖兵役從而播煽其閒或兵民交涉而爭權或禮儀上下而爭勝私隙旣成遇事自相掣肘此激變生亂之所由來也漳泉民風強悍械鬪頻仍陸路海洋盜賊時發用兵之地常多不能調輯和衷使文武一心并力而能濟事安民者鮮矣故宜開心見誠相接以禮相通以情顧大體捐小節則文臣與武臣相和胥役自與弁兵無閒恩及眾營士卒効命如此則悍民有所畏而盜賊無所容矣

一和鄉情以息械鬪夫械鬪之緣蓋有數端或宿讐不解而鬪或訟獄不平而鬪或大小相陵而鬪或睚眦倉卒而鬪其要皆由負氣而好勝一夫修怨千百爲羣連鬪累月互相死傷數十百數而不息苟不究其緣而冒昧往捕或不顧事後而取快一時又或畏怯不前而因循示弱若此者罔不釀成巨患故有兵已臨而鬪不休兵已退而鬪如故者此皆鄉情未和之故也蓋其肇釁之始不過悍族愚民及至鬪勢已成遂乃無分良莠執法以往旣已不可勝誅且互鬪殺傷死者不能起辨與其濫殺無罪莫如善處爲良故宜震之以威而不用示之以恩而不怯順其情而平其怨懲其強而撫其弱執法而稍通變之則民和悅而鬪可息矣

一籌經費以資緝捕漳郡一廳七縣壤接永泉界濱海粵其中山嶺險阻溪崗曲深盜賊藏匿旣便出沒無常綴則登山急則浮海而巨族大姓輒擁丁千萬人互地數十里兵役入社時有拒捕之虞故緝捕之難不但盜賊卽他罪人亦十無一獲非懸賞購獲卽須會帶弁兵勇役多者千人少亦數百駐社圍捕動以旬日兵費輒百千計又四路險要處所除設兵防汛必須擇選家丁委任壯役巡邏搶虜此等捕費皆不能少動官錢必須捐備而漳屬府縣素無贏餘資將何出故雖善爲籌畫非空言所能濟事也一延人士以通上下夫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者眾民之所取信也州縣雖日親民而仁信未孚愚眾豈能盡曉官之賢否取於人士之論若府道之尊則去民益遠

矣蓋漳俗族姓大小强弱之分最明小役大弱役強由來舊矣縉紳之士強大者多平素指揮其族人弱小皆如奴隸而性畏見官有事則深匿不出或陰使其族人爲諸不法愚民不知畏官惟畏若輩莫不聽其驅使苟失馭之則上下之情不通官雖甚惠愛而民不知民或甚冤抑而官不察此前人之所以多敗也誠能折節降禮待以誠信使縉紳士咸知感服則所至達於措置縉紳信官民信縉紳如此則上下通而政令可行矣

一崇文教以明禮讓夫爭鬪不息由禮讓之不行禮讓不行由文學之失教今州縣中亦多能興修書院捐設膏火加惠文士可謂善矣然或以爲市名之舉而無誠意以將之勸課無方師道不立雖月有課文而於明禮講讓之事

未有實濟甚或以書院爲酬應上官不論名位不問品學薦卽延之以至士不翕服卽一文藝之末尙不足矜式況於禮讓之事乎故必慎選名師品望素重者爲之模楷嚴立條教厚給廩膳時以孝弟忠信禮義之事相爲講習更不時親臨接見諸生從容與之言論使共知敦品立行之可貴察其尤者特加獎異以勵其餘如此而後文學可興禮讓之事可漸明矣

一嚴刑罰以免姑息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禮曰刑亂國用重典夫所謂威與重典者豈必曰以刑人殺人爲事哉亦使悍民有所痛切知畏而已蓋始未來漳卽聞有會營圍捕破屋焚巢之事頗疑其過及親履久之然後知其不得已也蓋漳民所以敢爲械鬪不法者恃



其族大丁多所居皆重牆峻壁固若礪堡鎗牌火藥器具  
悉備兵役往捕勢眾則空室而逃勢寡則閉門力拒夫民  
苟良善則一差役可捕何事用兵捕犯而至用兵甚且當  
官械鬪此與亂民何異則卽破其巢穴焚其居舍亦無可  
姑息者第恐不肖之員緣此妄及無辜耳苟當其罪卽焚  
之而民不怨如故方伯李公之焚歸德堡是也夫邊鄙之  
地尤重 國威今使官勢重而民勢輕猶可以資鎮肅苟  
爲姑息之政使民愈輕官必且有尾大不掉之虞豈所以  
忠誠謀 國者哉伏願仁以存心義以制事罪當情眞無  
所用其姑息此亦刑亂用重典之一道也

一嚴保家以究越控漳郡民風旣悍而詐或挾嫌而誣控  
或畏罪而虛飾但事狡變危詞動聽而不顧情理有辭無

人有告無訊又風俗最重原告一經奪先則役不敢捕其或縣中圖爲原告不及者往往不赴縣鞫卽謀越控初非甚有冤抑必求剖決也不過以此相持遷延而已故親身上控者十無二三類皆訟師爲之代遞及至鞫時並無其人殊使下情掣肘實大有妨於政體夫州縣雖未必盡賢然果貪污昏暴偏聽曲斷此亦難逃輿論有

國法在參革之可也誅罰之可也若夫姦民畏罪逃審徒以片紙虛辭越控輒不察而概予親鞫則是示民以州縣無權也當此民風强悍之區卽重與之權猶恐不足乃更從而掣其肘使民益輕官官何足惜獨念

國家設官定制之體毋乃有傷而適以長姦民爲亂之漸乎伏願奮明斷飭紀綱訪察輿論各屬中如有聲名不肖

者立予嚴劾至於部民上控之辭平心察其虛實窮究保家交出押發本衙門辦理使民知法度存

國家設官之大體則賢能自愛之員無掣肘之歎卽不肖之員亦有以自新而可以收得人之效矣

一嚴書役以清訟源夫奸民狡獪誣控法固宜懲矣然推其所以敢控之原則實訟師爲之主謀訟師非他卽各衙門之書役也蓋漳俗皆強陵弱眾暴寡弱小無以自存往往結各衙門書役爲援或禮拜爲師或虛名掛卯及至有事則向若輩問計此固以有事爲幸者於是懲逼使控而從中劫持之事本細也而蔓延之使大愚民方引爲心腹此輩實陰爲魚肉至於會盟爲匪皆敢曲庇故民本不控也而若教之民本不詐也而若導之民本不敢爲匪也而

若甚縱而主之官文書未行若輩已先通消息此其所以爲巨蠹也故欲清訟源必嚴治書役惟辭入不輕允受收呈必究保家則若輩無權而弊可稍止矣

一責賠贓以弭盜賊按保甲之法所以嚴於平日使無藏匪也然而漳屬搶劫之案大抵眞盜少而仇劫多旣已行劫則雖仇亦盜矣是宜行就地賠贓之法嚴飭各家約分地立籤各有界段何處被盜卽責何處家約先使賠贓苟能救護者免能獲盜者有賞蓋漳屬各村社皆有刀仗火器旣不能禁之械鬪莫若卽用之捕盜苟坐視人民被盜而不出救則必其通盜也否則無義之民也責以賠贓夫復何辭誠使分地賠贓之法行則彼家約自能率其子弟互相救援以求獲盜之賞而免賠贓之罰如此則盜賊之

風亦庶幾可稍弭矣

一寬法禁以容姦人曹參有言毋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至哉斯言可謂知爲政之要矣天下蚩蚩愚不肖者常多勢不能人皆守法必盡執而誅之焉有是理哉爲政者但使各安其所而不爲亂斯可矣苟激之必且生變以漳郡論之如倡優賭場煙館此皆法令之所禁也然天生民日眾矣漳郡尤爲繁庶耕商工賈之事不足以養之懦無能者或爲傭及諸賤役其強力而不肖者則相聚爲諸不法自倡優賭場煙館之途開藉此而活者殆數萬人此皆所謂奸人也然較諸攘奪竊劫則有閒矣今必禁之此數萬人安往乎彼無所得食有爲盜耳是不可不深長思也伏願體立法之意操爲政之要寬其禁而嚴其法苟

有犯必重懲之而不問其餘如此則民安其所而不敢滋事矣

以上十事皆按切情狀審察事勢可以行之而收實效非苟爲空言者閣下德望素孚誠心求治宏猷遠畫誠非愚陋所能仰贊萬一卽以上數端諒爲明照所已及特瑩奉命得言事宜用敢敷具以聞是否有當尙乞訓示使知可行不勝惶悚之至

東溟文集卷三終

東溟文集卷第四

桐城姚 瑩石甫著

謝周漳州書

犢山先生閣下昨得蔡巡檢書猥蒙巨製爲瑩先人行狀書後一通伏讀累日彌增永歎竊瑩一窮愁顛連失職之人耳於閣下非有一面之識及通家故舊之誼也徒以仁者憂民之誠不棄葑菲期有裨於治理之萬一乃採輿論稱瑩於上官請得再赴龍溪上官亦不以爲不可而許之一請一許瑩皆不及知古義高風甚非近今所可倫比瑩旣以居憂不獲副閣下之望又未以尺書陳謝固宜屏之不復聞於左右惟斬焉煢孤不能稱述先德閣下復憐而賜之文以光家乘盛自謙沖益非意料所及至於反覆申



論推明先人所以教瑩與瑩所以奉職之義不惟瑩驚惕涕零卽先人亦將含笑九原以生平不得已之苦心賴閣下一言皎然於身後也瑩至龍溪在二十二年之冬其民習於强悍恃眾藐法久爲通省最東萬松關南九龍嶺劫掠不已行者戒途北溪一路七十餘里截河私征者十數處城內外文武兵役通夜巡防如備大敵至於各鄉大小一千有八社積怨深仇蔓延滋門視殺人如草芥以虜劫爲故常一日之中或十餘命一歲之內伏屍盈千剖腹剗腸莫形兇慘四鄰近地皆爲戰場豈復知有法令哉官至視兵役眾則逃少則抗官但見民之梗頑民亦視官爲兒戲上下隔絕胥役緣以爲姦事勢若此可爲長太息者矣瑩奉調屢辭不獲乃出不意夜入強社擒著名積惡者數

人鞠其劫掠械鬥殺人之事甚多若俟獄成勢必遷延歲月株累無窮且正法省中不足以警在地是以訊實罪狀臚勝郭門使萬人環觀而斃之四境兇徒聞風股栗次收豪姦大猾以爲我用言於道府及總兵官凡諸罪狀暫停追捕召徠鄉民入城問冤苦予以自新使彼素所取信者偕往察十數年仇怨相尋之故巨細辨白然後親至各社見其頭人剴切曉譬使侵地奪社者各還舊業焚廬毀屋者償價修葺死者之家寡婦孤兒命各社族人贖錢養卹其殺人者令家長自捕送不使兵役妄拘不聽死者家妄訴連逮老幼歡呼感激泣下焚香盟天誓解仇讎自古縣天寶十餘年著名械鬥之區聽命息門各社聞風嚮化自相理釋簞食壺漿以待親臨周歷巡循一時棄刃修和者

七百餘社然後擇其强有力者使爲家長給與信記官牒約束族眾復擇壯丁大社百人小社五十人籍其名與年貌爲鄉勇以逐捕盜賊無事則交各家長董率業農此皆橫悍桀驁之徒平時恃眾無名滋爲不法及名已入籍有不逞就各家長縛送縣無所逃匿自是帖然凡捕盜賊及强梁惡民皆處以重法兇暴之徒莫不傾心械鬥旣平盜賊亦戢然後商旅閭閻得以負擔而行安枕而臥當用法時非不惻然輟轉於懷卒不敢慕仁慈之名者蓋救民水火之苦心不得已也悍風稍止乃興崇書院培養士子講習禮讓廉恥之事稍開禁網聽民迎神賽會放燈召優伶爲樂使積年愁苦習衽金革之民扶老攜幼任意遊觀俾知和睦太平之樂而深悔頻年鬥爭之苦蓋冀以默化潛

移挽風俗人心於萬一也治術粗疏愧古循良之吏多矣  
計瑩在漳十有六月治事自朝入夜常不解衣而臥心神  
況瘁氣血爲之虛耗年甫三十而髮已白其才力之短絀  
卽此可見大懼貽誤渡臺灣後每念前所施設多與願違  
私心常用耿耿凡瑩所曉譬械鬥諸事蔡巡檢實與共馳  
驅辛勤之狀皆所目睹然當是時文自道府以下武自總  
兵官以下莫不合力同心彼此信任故無閒言此又一時  
遇令之盛不可易得迨夫時易事遷談者但能言瑩之峻  
法而莫白其苦衷固宜聞者之詫訝矣自非閣下深明治  
理不務虛名不事姑息安能洞察微衷議論若斯切中哉  
瑩雖未見顏色不能仰測高深然每見漳人詢知七屬年  
來極爲安靖盜賊屏跡悍鬥無聞皆郡伯廉明所賜與人

之誦播及海外竊謂媲美古人當無多讓若瑩前日所爲徒形鹵莽耳尋知閣下欲引疾去而上官隆敬所以慰留者甚至望風增企何已開正當來漳州謁謝大著謹已拜存永爲子孫光寵

答李信齋論臺灣治事書

閣下兩知晉江賢能懋彰近移臺灣實海外黎元之幸也乃爲詞下逮盛執謙冲諄然以此邑之張弛施措之後先垂問慙慙之餘轉增踟躕顧瑩於此邦有舊令尹必告之義不敢自外謹竭所知瑩聞善治國者如理一身必使氣血流通官骸運動乃可以無病苟一支一節氣滯血凝則病作矣然投劑者又必審其秉體之強弱與受病之淺深量酌而用之故有同病而異藥者其效一也又聞爲政

在乎得民而得民者必與民同其好惡閣下由泉州而之臺灣臺灣民半泉州人也泉州人之爲病與其好惡既習知之矣若臺灣人之爲病與其好惡或有同而異者是豈可以無辨乎哉今夫逞強而健鬥輕死而重財者泉州之俗也好訟無情好勝無理擄蒲女妓頑童樵榔鴉片日寢食而死生之泉州之所以爲俗也臺灣人固兼有之然而臺灣之地一府五廳四縣南北二千里有泉州人焉有漳州人焉有嘉應州人焉有潮州人焉有番眾焉合數郡番漢之民而聚處之則民難乎其爲民一總兵三副將水陸十三營爲督標爲撫標爲水提標爲汀邵爲延建爲長福烽火爲興化爲詔安雲霄平和爲金門同安合九郡五十八營之兵而更戍之則兵難乎其爲兵民與民不相能也

兵與兵不相能也民與兵不相能也番與兵與民不相能也其日錯處而生隙焉勢不能免則安撫而調輯之者難在和睦臺之門戶南路爲鹿耳門北路爲鹿港爲八里坌此官所設者非官設者鳳山有東港打鼓港嘉義有笨港彰化有五條港淡水有大甲中港梧槽後隴竹塹大岸噶瑪蘭有烏石港皆商艘絡繹至於沿海僻靜港汊紛岐多可徑渡不獨商賈負販之徒來往不時居處靡定其內地游手無賴及重罪逋逃者涸跡雜沓並至有業者十無二三地力人工不足以養羣相聚而爲盜賊爲奸惡則所以稽察而緝捕之者難在周密內地之民聚族而居聚者萬丁已耳彼此相仇牽於私門無敢倡爲亂異者臺灣之民不以族分而以府爲氣類漳人黨漳泉人黨泉粵人黨粵

潮雖粵而亦黨漳眾輒數十萬計匪類相聚至千百人則足以爲亂朱一貴黃教林爽文陳錫宗陳周全蔡牽諸逆後先倡亂相距或三十年或十餘年雖不旋踵而滅然殺官陷城生民塗炭兵火之慘談者寒心糜國家數十百萬之金錢勞將帥累月經年之戰討而後蕝事人心浮動風謠易起變亂之萌不知何時其難在守常而知變鳳山之民狡而狠嘉義彰化之民富而悍淡水之民渙噶瑪蘭之民貧惟臺灣附郡幅員短狹艤舳通商戶多殷實其民稍爲純良易治然逸則思淫一唱百和官有一善則羣相入頌悅服官一不善則率詬誅而爲姦欺故舉措設施其難在有德而兼才凡此皆邑之病也知其病而藥之則投劑必有其方矣虛者補之毒者攻之捍格而不入者和解而



通導之雖扁盧無以易此夫子所謂與民同好惡者非爲苟安之政一切姑息也其民旣浮動而好事非嚴重不足以鎮靖鋤強除暴信賞必罰之謂嚴事有豫立臨變不驚之謂重威以震之恩以結之信以成之大要盡於此矣民惡盜賊而我嚴緝捕民惡匪徒而我誅強橫民惡獄訟而我聽斷以勤民惡枉累而我株連不事其同民之惡也如此民好貿易而我市廛不驚民好樂業而我閭閻不擾民好矜尙而我待之以禮民好貨財而我守之以廉其同民之好也如此寬以容姦而有犯必懲惠以養士而非公不見調和營伍平心以臻浹洽親接貧賤廣問以達下情防患於未萌愼思以明決文武同心官民一體則血脈自爾流通百骸無所壅滯尙何病之不治哉

復趙尙書言臺灣兵事書

奉六月望後手誨以臺灣諸營惡習幾有魏博牙兵之勢深慮之集思廣益令博采輿論以聞瑩以爲此不足爲臺灣深憂皆告者過耳自古治兵與治民異蓋兵者凶器其人大率椎魯橫暴馭之之道惟在簡嚴簡者不爲苛細責大端而已嚴者不爲刻酷信賞罰而已夫虎豹犀象雖甚威猛然而世有豢畜之者馭得其道也馬牛犬羊雖甚馴擾僕夫童子可操鞭箠而驅之壯夫鹵莽或受蹄角之傷且死者馭之不得其道也臺灣諸營情勢亦若是而已矣請質言之臺灣一鎮水陸十三營弁兵一萬四千有奇天下重鎮也兵皆調自內地總督巡撫以下水陸五十三營漳州泉州兵數爲多他郡各營兵弱向皆無事興化一營

稍黠多不法其最難治者二郡之兵也人素勇健而俗好鬥自爲百姓已然何況爲兵水師提督金門總兵官兩標尤甚昔人懼其桀驁散處而犬牙之立意最爲深遠然如私鬥姦暴潛載違禁貨物皆所不免甚且不受本管官鈐束不聽有司官逮理蓋康熙雍正之閒尤甚乾隆嘉慶以後屢經嚴治乃稍戢此兵刑二律所以於臺灣獨重也豈惟今日哉重法如迅雷霹靂不可常施常施則人側足不安故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然小者可弛而大者不可弛小者狎妓聚博私載違禁貨物欺虐平民之類是也若械鬥傷人且死不受本管官鈐束不服有司逮理則紀綱所係必不可宥此輕重之別也故治兵者不可不知簡嚴之道不辨輕重者不可以簡不簡者不可以嚴不嚴者不可

以用威威不足則繼之以恩恩不足則守之以信自古名將得士力者皆由用此今之用兵者大抵旣不知簡又不能嚴有罪而不誅則無威將不習校校不習兵勞苦之不恤而朘削之是求則無恩當罰者免當賞者吝則無信此所以令之不從禁之不止也然則以爲不足慮者有說乎曰有兵之可慮而難治者叛與變耳自古驕兵亂卒大抵在其鄉邑形勢利便易叛與變若客兵則有潰而無叛其形勢不便故也魏博之牙兵皆魏博人也故敢屢殺逐其大將而不受代若臺灣兵則皆分檄自內地建甯延平諸郡與漳州泉州不相能也興化與漳泉鄰郡不相能也漳與泉復不相能也是其在營常有彼此顧忌之心必不敢與將爲難明矣况其父母妻子皆在內地行者有加餉居

者有眷米

朝廷參養之恩甚至設有變父母妻子先爲戮矣豈有他哉雖臺灣之民大半漳泉而兵與民素有相仇之勢故百餘年來有叛民而無叛兵乃治兵者每畏之而不敢治則將之懦也且二郡之人其氣易動而不能久一夫倡而千百和初不知何故及稍知之非有所大不願則已懈更作其氣勢以臨之則鼠伏而免脫矣此二郡人之情也二郡之兵旣治則他可高枕而臥矣請以近事徵之嘉慶二十四年七月安平兵鬥死數人矣參將守備理論之不止情懇之不息鎮將怒整隊將往誅之眾兵聞聲而解竟執數十人分別

奏誅無敢動者二十五年正月郡兵羣博於市瑩爲臺灣

令經過弗避呵之眾皆走矣一兵誣縣役掠錢相爭瑩命之跪而問之眾散兵以爲將責此兵一時羣呼持械而出者數十人欲奪此兵去縣役從者將與鬥瑩約止之下與手以鐵索繫此兵往迎之曰汝敢抗拒皆死矣眾愕然不敢犯乃手牽此兵步行至總兵官署眾大懼求免不許卒責黜十數人而禁其博自是所過兵皆畏避又是年九月興化雲霄二營兵鬥復謀夜摧殺諸將倉卒戒嚴瑩亦夜出周視各營眾兵百十爲羣見瑩過皆跪好諭之曰吾知鬥非汝意特恐爲人所劫故自防耳毋釋仗毋妄出出則不直在汝彼乘虛入矣眾兵大喜曰縣主愛我至他營亦如之竟夜寂然天明罷散總兵官切責諸將眾兵乃懼皆叩頭流血請罪察最狡桀者營數人貫耳以徇諸軍肅然

此三事其始洵洵幾不可測卒皆畏服不敢動可見臺灣之兵猶可爲也及再至臺灣則聞紛紛以兵橫爲言者或慮有變詰其事大率如聚博督禁不服之類諸將弁懦弱畏事又總兵官與兵備道不和是以議者紛紛張大其詞而非事實總兵官觀公每爲瑩言未嘗不扼腕恨無指臂之助此所以決意引疾也旣去而營與縣中乃有思之者矣今年正月鳳山淡水兩營皆有營兵擊斃小夫之事副將以下欲陰謝過失廳與縣亦議稍決罪寢其事方太守時護理兵備道與觀公力持不許然後以此兵械送郡而營中或有以爲怨者五月安平營兵與民人乘危劫米諸將又思不問幸撫軍巡臺灣值其事嚴責之斬三人餘以軍流治罪方撫軍之盛怒窮詰也論者紛紛以爲兵民習

慣久矣驟治之恐變或言安平兵皆潰走下海矣或言出  
斬之日將謀劫奪矣方太守入見撫軍力陳無慮之狀惟  
請勿多殺已而竟無事入奏之日兵民畏服然則悠悠輿  
論其可憑乎自淡水鳳山兩營及安平水師嚴治後諸營  
至今無械鬥劫奪者豈非用嚴之效哉善乎執事之言曰  
非得有如李臨淮者安可望其壁壘一新斯言可謂得其  
要矣夫李臨淮固不可得若以臺灣諸營視魏博則尙不  
至此雖有不法一健將能吏足以定之保無他也且夫聚  
兵一萬四千餘人之眾遠涉巨海風濤之險又有三年更  
換之煩舊者未行新者又至此其勢與長年本土者固殊  
而諸營中能以恩威信待兵者百不得一又時方太平無  
事終日嬉遊塵市悍健之氣無所洩欲其無囂叫紛爭少



少違犯禁令不可得也而憊懦無識者既不能治徒相告以驚怪是可喟矣

復趙尙書言臺灣兵事第二書

瑩頓首前上書極言臺灣兵可無深憂惟在統者得其人能以簡嚴爲體恩威信爲用卽無難治說已詳矣旣又思之此言爲將之略非深明其意而能變通行之者未足語此非今日臺灣諸將兵者所知也不知此意而偏執臺灣兵不足慮之言以相詬疾非疑則駭矣穎齋太守見瑩書以聞於兵備孔公索取閱之謂太守曰所言戍兵不敢叛則有然矣以爲不足慮則吾不信吾卽慮其潰耳瑩在此落落與孔公雖有通家誼而不數見不能爲道所以然者惜乎孔公有憂世之心而不識兵情此難以口舌爭也在

臺灣者尙不能無疑矧隔巨海兵事豈易遙度趙充國老將深謀猶必親至塞上指畫軍勢可見古人不易言之也請畢申其說惟垂察焉自古名將非拔自行陣則皆出身微賤不矜細行兵卒尤多無賴健兒故能强悍勇敢捐軀致敵若皆循循規矩則其氣不揚氣不揚則情中怯雖將焉用之壯士如虎懦夫如羊牽羊千頭不能以當一虎之虢何必費

國家億萬金錢哉明季邊事之壞正由書生不知兵撓軍情而失事機雖有猛將勁卒而不能用一切以法繩之未見敵人其氣先沮此壯士所以灰心精銳所以挫折也近時武人大都習爲文貌棄戈矛而習禮儀以馴順溫柔取悅上官文人學士尤喜之以爲雅歌投壺之風嗟乎行陣

之不習技藝之不講一聞礮聲驚惶無措雖有壺矢百萬  
其能以投敵人哉馴弱至此不若粗猛粗猛之甚不過強  
梁強梁卽勇敢之資善馭之猶可得力苟至馴弱則鞭之  
不能走矣且將卒者

國之爪牙苟無威豈設兵之意昔李廣以私憾殺霸陵尉  
謝罪漢武報書曰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  
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謝罪豈朕之指哉武帝此言可謂  
知將略矣若夫差其過失大小施刑此乃軍吏之職非將  
略矣故郭汾陽岳忠武名將知禮者也然皆嘗犯有司法  
矣科條繁細武人麤疏最易觸犯雖郭岳之賢猶且不免  
而以繩今之悍卒其能行乎不求所以訓練之方而惟悍  
不守法是慮吾故曰不識兵情也今不慮其叛更慮其潰

夫兵則何爲而潰哉古之潰兵者或師老而罷則潰或守險糧盡則潰或強敵猝驚則潰此皆非今日之情勢也無故而潰四面阻海雖潰將安往乎且班兵可慮不自今日始也其議自葉中丞倡之中丞嘗任臺灣兵備深以班兵爲憂建議易更成爲招募以語總督慶公不可後葉公罷去猶以未行其志爲憾今執事已洞知其說之不然矣而不知者不悉情勢往往猶耳食其論甚者有言臺灣兵吾不能治他日有急惟自到耳夫軍校畏且如此文官則又何說故每見兵丁犯法輒張皇其辭以相告於是兵之勢愈張此文武用官皆不能無責耳矣夫臺灣兵本無難治不咎治之無法而曰兵悍可慮至爲自到之言亦可哂矣獨惜臺灣巨萬健兒皆

國家勁旅乃坐誤於三五庸懦之校兵事尙可問耶有將則兵精無將則兵悍自古不易民而治於今豈易兵而後安乎故爲吏而曰民惡者其人必非良吏爲將而曰兵惡者其人必非良將雖然良將難矣執法之不能更何論將略瑩所力爭者明戍兵可治欲安眾心釋羣疑救其懦而壯其志冀有振作耳豈好爲辨論哉必不得已則姑爲救弊之法三一日小事勿問大事勿赦二曰定日練習每月親考三曰責成軍校不得數易夫軍法嚴重有事然後用之時方太平不可常用然不可不使知之若尋常易犯及兵民交關宜分別治之小事容之大事必罪之以其罪不赦蓋小事不容則繁密而軍心不安大事若赦則無所忌而法令不行一寬一嚴恩威並得矣中樞政考訓練本有

常期弓馬器械鎗牌陣圖各有定法今悉以爲具文條教雖明遵行不力此方今之大病也宜嚴責總兵官下各營每月由副將下親考一次明著等差牒上省治視其優劣皆予賞罰以勸懲之如此則營伍自肅兵卒可收實効惰游滋事亦免至於班兵到臺分營分汛各有本管官向以並無練習日期兵士任意出營他往而各汛軍校不時更易非以公過遷就處分則揣量肥瘠以爲利藪故往往本管官不識頭目更無論兵卒前書所云將不習校校不習兵者此也今宜分定營汛責成本管官約束使兵無妄出軍校各守其營汛不得任意更易總兵官隨時察其賢否勤惰功過有所歸而兵不難治矣此三事至爲淺易而力行之甚難故必賴有賢能將也廢弛已久必有力言非宜

多方阻撓者無爲所惑卽嚴劾以警庶幾惠威著令可行  
謹狀上

與倪兵備論捕盜書

漳泉素稱多盜頻年誅捕不爲少矣而攘劫之風不息則  
捕之可勝捕哉今

功令以保甲爲弭盜首務此在西北省行之或有效者然  
行之不善民閒已多病之東南非阻江湖則濱大海閩廣  
之閒山深林密往往兵役所不能至惟羣兇亡命者匿焉  
驅之急則奔聚日眾其爲隱憂甚大又不僅攘劫之患而  
已漳泉惠潮各郡人民聚族而居强悍素著藏匿兇慝常  
臨以兵役數千不能得一罪人今欲比次其戶著籍察之  
又日更月易使注其出生死遷徙具報於官恐愚頑之

民未能若是紛紛不憚煩也瑩常以爲保甲之法宜審時度地變通而行但師其意可矣瑩昔在龍溪時患盜賊之多用集各社家長予以條約教告及族正族副家長信記使各自注列名籍不假胥役社大者分設家長房長而以族正族副統之社小者但有家長族正而已以族正副統房長以房長統家長大小事以次關白子弟不肖爲惡者得自治之不率教然後縛送縣縣中亦不爲苛細但卽其地罰償所失凡白晝中途被劫者察地界何社先責其地之家長族正以貲償客然後捕賊其夜中糾劫者令事主偵賊去入何社亦責償於社苟能捕賊者免縣中四路各令家奴一人率民壯五人日往視授以循環二簿給予飯食至某社則見其家長信識於簿注明月日簿中無他惟



出狀不敢容藏賊匪耳自正月至於年終不閒若甫出狀而有事則惟出狀之家長是坐自是各社一清宵小無敢容匿者以爲善矣數月後忽屢有夜劫詢其故蓋各社整肅匪類皆逃至高山深林藏匿漸眾飢無所食因出擾劫乃悟立法未盡善也用召眾家長曉之曰爾邑諸社大者萬人小者千人最小數百賊雖多不過數十少僅十餘人而已爾族丁十倍於賊賊雖強焉敢伺夜深入此必有與賊通者通賊者非他卽本族貧乏人耳若輩無業飢寒族中富厚者不肯贍給故怨而通賊此盜之本也今吾行清社之法賊無所容又羣聚山林爲害捕之較在社更難且不勝其捕拔本塞源莫如卹族守社卹族守社柰何先嚴爾社內公產及富厚之家出公費若干再嚴爾社中赤貧

無業素不肖壯者召致歸社日給飯食錢使爲社丁大社四十人中社三十小社二十分爲兩班每夜一班巡社防守一人執鑼而不鳴一人擊柝餘執大槌不許持刀鎗鳥銃自三更起繞行社外至五更向明而止見賊則鳴鑼大呼一社之人咸起羣呼逐賊賊必不敢入社而逃一社鳴鑼則鄰社皆應不鳴鑼不逐賊者罰之賊旣走不可遠追擊捕恐窮迫拒捕傷人也此法一行各社貧乏者有以自養皆自保其社不但不爲賊亦不復出而爲外盜此卹族守社之法拔本塞源孰有善於此者哉眾家長大喜皆遵約而行然後盜賊屏息由此觀之則保甲之法如果行於漳泉不特閭閻騷擾良民受累且姦人無所容身恐走聚險阻如瑩清社之事其患又有不可言者甚矣立法之難

也

### 上孔兵備書

姚瑩頓首謹上言閣下以

先聖之哲孫儀鄭之令子望傾中外譽在

九重今茲按察臺澎蓋六月矣清亮之節嚴正之義吏民無不悅服傾誠是以政通人和雨暘時若而郡守以下暨諸廳縣亦皆賢能著稱孜孜求治遂使百餘年來委靡奢華之習廓然一清此固由

聖天子恭儉仁明風行海外而承宣德化敷政優優實不能不爲閣下頌也頃聞攝總兵官趙公以往逐夷船巡視南北兩路令符忽下文武惶然頗有竊議者瑩亦不能無惑焉舢板夷船以販鴉片禁煙爲粵省驅逐竄入閩洋總

督巡撫水師提督嚴檄沿海文武官勿任停泊自本年三月至鹿耳門外郡中禁嚴遂使至雞籠而淡水姦民恃在僻遠潛以樟腦與易鴉片水師任其停泊經時不更驅逐此中情弊固顯然矣幸檄吏馳往又值中丞至郡切責水師遊擊始以七月十五日引去尋於閏七月初三日復返且近至滬尾計自三月於茲已盤桓半載矣夷情叵測始意不過圖售鴉片適至雞籠遂收樟腦及往來臺灣海道既熟又見我海防之疏水師之懦萬一回至彼國言及此地本紅毛舊土忽起異謀能保無他日之憂耶水師玩誤若此竊意攝總兵官趙公必予嚴劾驟檄兵船大集海口遣人往問久停之意彼船單勢孤必颺去矣乃計不出此遲疑觀望者閱月忽易辭巡視南北兩路不識此舉爲公

乎抑爲私乎定制臺灣鎮總兵官每年冬巡視南北兩路一次所以必行於冬者蓋其時宵小易生故因巡視營伍鎮清羣邑且農功閒隙道路供給夫差稍便也今時方八月則未及巡閱之期本年六月中丞遵

旨巡臺灣入奏未及三月兵民安靖有何必須再巡閱之舉則所云爲公者無謂矣且逆計總兵官蔡公渡海適當冬日彼以真守始至能不一出巡視乎是半年之中一巡撫兩總兵官三次巡閱郡縣雖富不能勝此煩擾也雖郡縣餽送賢者必不受然卽此夫馬之供隨從弁兵之犒豈易言哉今年三月觀公去而明公至七月明公以憂去而趙公至十月蔡公又將至一歲四易文官供帳已大繁費各營參將下尙可問耶臺灣五廳四縣有倉庫者七更易

時多不克如期日交代如臺灣縣則已以缺官錢劾黜矣  
諸營交代亦多如此其情形之支絀不既可睹耶趙公素  
能恤下或者一時未計及此營中無敢言者廳縣亦避嫌  
不言計此時可言而能言者惟閣下耳何不以善言婉告  
之曰夷船久泊海口水師旣不足倚非親往示威不可特  
不必以南北巡視爲名蓋巡視當奏聞營伍小小利弊今  
撫軍甫奏未幾且不當冬令之期不但非督撫意亦恐未  
得

優旨如此則彼必翻然覺悟其所全於文武眾屬吏者不  
少矣抑瑩更有慮者時議懼生邊釁每遇外夷之事往往  
假

天朝恩德寬大爲言而實示之以弱殊不知損

國威卽失

國體嘉慶二十四年喚咭喇之至天津可爲明鑒當事者祇取省事目前而不顧啓外夷輕視中國之心彼水師旣陷其利又畏夷船高大不敢驅逐趙公此去彼必詭言以對甚或張大其詞以相恐懼皆未可知而趙公之量識未知何若倘更無以大異於遊擊則失體愈甚又不若不往之爲愈矣狂瞽之言本不足輕重徒以國家體統所關又深知地方文武罷敝不堪供億之煩忘其出位不得已而有言伏惟採擇幸甚

上孔兵備論辦賊事宜書

南路賊匪自廿二夜入城之後百十成羣嘯聚崙仔頂及黃梨山截殺兵役幸大兵到埤頭又檄屬吏駐阿公店扼

其要害賊聞風驚散道路始通誠乃萬民之幸郡中人心  
大安但聞攝總兵官按兵兩日不出勦賊竊謂不解眾入  
皆以賊散爲喜瑩獨不能無憂也匪類烏合本不足慮然  
既敢入城劫犯又屯聚山中沿途截斷文報其志不小近  
使其黨潛入郡城招眾此豈尋常細故哉揆度賊情大約  
兩大羣一爲許尙一爲楊良斌許尙雖擒其黨僅獲潘阿  
榜一名而楊良斌黨遂敢攻劫埤頭誠恐兩賊潛合自發  
郡兵後不聞官軍殺賊若干而卽聞賊散彼初以爲官軍  
可畏故暫避耳諸將素怯不敢擊賊及見賊退以爲賊真  
畏我其心必驕而懈恐賊有以見我軍之情而始畏者終  
且不畏暫散者未必不復聚也不揣愚見妄擬八事爲閣  
下陳之



一曰勦賊宜速勦賊與捕盜不同平時捕盜須用線民差役今賊匪公然聚眾入縣又沿途截殺兵役此乃叛逆非線民可辦直須探有賊蹤卽速帶兵撲勦兵遲一日則賊匪日多矣撲勦之法以多殺爲上生擒次之最不宜衝散蓋賊聚則用兵之處少兵集則力厚勢大而有一鼓成功之逸此等烏合之眾器械不具安能抗敵其敗也必矣若使衝散則無處非賊卽須分兵逐捕兵分則力薄勢輕而有東西奔命之勞曠日持久何時始能滅賊乎且大兵南衝賊必北竄北路盜賊素多或起響應則蔓延不可收拾矣今雖分兵屯禦而山徑甚多豈能盡塞故曰殺賊爲上擒捕次之屯禦爲下若衝散則害不可勝言攝總兵官發兵已遲旣到埤頭又按兵兩日不動道路聞者無不詫異

宜以大義責之勿惜聲色以誤郡邑

二曰鄉勇宜募臺灣遊民日取平時剽悍及小有蠢動則不待賊招而白赴否則各成一隊乘機焚掠府縣城廂內外尤多蓋城市繁眾爲奸民聚集所也向來辦此郡兵事者每遇有警則道府廳縣各有出貲廣募鄉勇名爲備用守城擊賊實則陰收此輩養之免其作賊耳若輩亦非必欲作賊以無人養食之故乘機求食今有口糧則其心定矣此必不可惜費

三曰軍實宜簡臺灣軍器有在郡收買製造者有班兵內地隨帶至者有由福州製造齎至者今宜通牒在郡及郡外各廳營縣所有烏鎗簾牌刀鎗火藥鉛子大小礮位實數若干可皆備具以資分給便配用

四曰招集散兵諸營積弊班兵收營後每私自請假別出生理並不在伙房汛地此種蓋去十之三又伴當四行等人去十之一其餘僅十之六而已平時到處則苦兵多有事調遣則苦兵少而汛地兵少不能如額是以賊匪益無忌憚今宜速令各營嚴覈在營汛兵丁實數仍收回平日散出之兵以資攻守

五曰移調外兵臺營存兵在城不過千餘其安平一協中左兩營水師兵分防汛地外在鎮者亦僅千人去其虛數實存不過七百餘人而已只可協防郡城不能再有分遣今南路有郡兵七百又有南路本營兵一千足以辦賊無用增往惟北路嘉義地方遼闊僅北路左營都司一員駐嘉義縣城雖有一千二百六十八名之額除分防汛地守

城亦僅五百名耳再去四行虛數恐不及四百人今南路之賊紛紛北去卽宜偵賊蹤跡馳往擊捕不但無兵可調抑且無官可將近北路者莫若澎湖其營水師額兵一千八百餘名其地無賊宜咨攝總兵官檄遊擊一員備兵七百名以俟北路進止

六日請員聽用臺灣各營自安平副將以下參將至守備大半以小署大參錯不一望淺權輕實不足以董率軍校不但幹局庸懦而已卽文官中備公使者實亦乏人偵知賊蹤遣兵往擊卽苦無員可用而守城帶兵之事至用及教官安能有功宜密請大府選參將至守備各一員文官中郡倅縣丞素稱能事者二三員馳至此卽安堵無事亦所宜行並不止爲勦賊之用

東坡志林 卷之八  
三  
七日亟修城垣郡中城垣頽壞各縣雇工繕修尙未竣事  
南門尤爲扼要但縣丁所僱匠首召雇泥水匠不及百人  
未免遲滯宜令臺灣縣增募鄉夫二百名準匠人工直發  
交匠首其工直仍著各縣家奴分給力促修築限以三日  
畢工又嘉義縣城連爲雨水衝塌亦二百餘丈聞王令已  
籌款修葺宜檄促加雇民夫限日修竣

八日籌給兵費大兵旣動口糧尤急今郡中往南之兵雖  
由臺灣府籌款備具其鳳山本邑兵費及臺灣守城各兵  
由縣籌付凡諸雜費甚夥尤不可少缺此時各員義在急  
公斷不敢略存吝惜然恐事定之後各人虧缺甚鉅身家  
從之此款將來如不獲開銷宜作如何籌補抑或郡縣分  
年遞捐請先給札牒以釋各官之慮庶鮮瞻顧致失機宜

再上孔兵備書

南路賊匪滋事仰荷碩畫文武盡力首從咸獲保障全郡  
績烈無量瑩羈旅此邦亦得蒙威武之力略無驚駭鼓舞  
歡欣不能自已惟自起事至於竣功業已匝月未能入  
告者豈非以罪人眾多悉心研鞠不欲造次定讞故乎於  
此仰見閣下仁恕爲懷雖嚴厲肅殺之中仍體

聖主一夫不辜之德所謂求可原於法外者也乃淺俗無  
識之徒不明大義往往以縱爲寬遂欲使有罪逃刑此則  
輿論之誤矣自古有道之國不赦有罪蓋法者本諸

天祖雖

天子之權不能以意爲輕重今則拘於陰德報應之說者  
往往有意減釋人罪瑩嘗苦口爭之以爲是縱也非寬也

夫所謂寬者特舉其大綱不爲苛刻繁細附會深文而已故

聖王在上網漏吞舟之魚然未嘗廢網而不用武侯治蜀用法頗峻而蜀人百世懷之子產稱眾人之母而鑄刑書此其義至爲深遠非淺見俗士習婦人之仁者所能知也雖然法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期以止辟而已而不爲已甚其中有權衡焉苟矯縱弛之弊而一意峻法則或有不得其平者日者賊徒謀逆至欲攻城戕官此誠罪大惡極然猶幸黨羽無多卽已破滅今渠魁助惡之十數人旣服極刑而從逆攻城服大辟者亦數十人其餘桎梏待罪者尙有百數以瑩之愚似可悉就發遣無事更加駢首矣何也聖王之律所以極重於反逆者以此等惡戾敗壞人心

聞聞受其荼毒災禍之中至爲慘酷故主謀者必寘以極刑而後人人知儆耳方賊勢初挫民間謠言未息猶尙驚疑其潛受賊約者亦尙不免於觀望當此之時若非嚴刑峻法不足以儆兇慝定人心及乎事已平定民人安堵賊徒畏懼解散之後則戮數百人與數十人等耳今首逆與助惡之人或寘極刑或寘大辟其餘業已輸服及按驗時俯首無辭者無論矣或言詞反覆雖明知其狡詐似不妨姑援惟輕之議降等問罪此雖迹近於縱而實則非縱蓋就法者已多而

國法足以昭戒也仁義兩途互相爲用權衡之道是在秉鈞竊謂此時宜速檄府縣定讞上

聞以抒



聖懷不必再事推求今月已幾望倘過此朔期則開舟須至歲除未免太遲愚昧之言伏乞垂鑒

與杜少京書

少京三兄足下時事方殷亟還杜母士民歌舞仁威遠聞觀今日之輿情益知當年之惠政望風慶喜爲之不寐穎齋先生還言足下受符於瘡痍皇遽之中慷慨致身推赤誠以安反側眾志成城可殲強敵況此區區烏合之徒一聞大兵已自驚潰蛇行鼠伏何難次第就擒四境肅清保障之功偉矣日者竊有過聽之言輒獻芻蕘惟仁者留意焉自古衿服之士率多驕悍怯於見敵而勇於虐民者比比而是仁人君子莫不惡之然苟處之不得其道則民閒未受吾庇或者有意意外之患不可不察也蓋兵者凶器譬

猶劒鋒以殺寇讎則千金之寶也以傷善類則純鉤弗足  
貴彼將卒者特劒鋒耳指揮而用之是在能者用之道柰  
何恤其勞苦通之以情憫其羸陋接之以禮兵役一體視  
之如子宥其小過而教其所不知有言必信有賞必速如  
此而兵不用吾命未之有矣將帥官階雖較縣令稍崇然  
亦視縣令之才與分二者不足則姑順其意而曲就之蓋  
郭汾陽結歡於魚朝恩王陽明夜交於張永以二公之才  
之功猶不難自屈以成大事誠以所見者遠也然則宏包  
荒之度而揮無益之金不正在今日耶諺云重賞之下必  
有勇夫又云成大事者不顧家此語居常念之聞足下受  
事之明日卽募鄉勇八百名以半守城以半偵賊此誠盛  
舉惟意以畱兵爲無用此似但見於有形而未見於無形

也夫兵雖緝捕之能不如役卒然

國威所在藉以鎮定人心且亦未嘗不可用也二十二夜  
埤頭之危已如一髮幸賴郡兵擊退全城無恙此功豈可  
沒哉所恨者次日之退守火藥庫及大兵繼至又未能奮  
速入山痛勦耳然賊匪潰散實由大兵之故今餘孽未盡  
伏莽猶存而已有畱兵無用之言此誠不可使賊聞之且  
恐愈失將士之心能保將帥言旋賊不再至乎抑又聞之  
艱難之際尤以人心爲本察夷傷勞士卒振困乏撫孤寡  
雖在軍旅猶日見士民勤於恤問遠人尤加意焉此古循  
良之風足下亦旣優爲之矣竊聞前日有率義民數十來  
者足下給兩日糧不見其人而遣之此誠可惜若輩雖不  
皆可用然其名急公赴義甚正也義民一興賊必有所顧

忌而沮其邪心此善機也是宜迎其機而導之勞以善言  
給以條教令各保護村墟四方聞之必有起者是不費行  
糧而勁旅屯於四境矣何乃計不出此聞其人懷怨而去  
立散其眾又聞武舉人某以獲賊小羣首械送求保其賊  
之弟而足下不許某亦退而散其義民遠近人心得無渙  
乎異時恐有招之而不來者矣瑩所聞未必實而臨機應  
變之道不可不講願舉此而類推之惟善人能受盡言伏  
惟珍重千萬

上韓中丞書

前屬吏姚瑩頓首大人閣下昔者待罪海外未獲通謁及  
獲咎內還節麾已去之滇南竊嘗自恨以區區之微誠不  
得一達明鑒瑣尾流離於茲八載獲逮大賢重巡撫此邦

自分無似官永棄黜豈意草野姓名尙蒙錄問且命進其所作文章旣得謁見復荷德意諄諄然詢以民風吏事然後知閣下所以矜憐而拂拭之者如此其厚古人云若披雲霧而睹青天由今觀之非虛語矣閣下本公誠體

國之心擴仁恕安懷之量侍從望實隆於中宜撫勸烈敷於外顧位日晉而德益崇澤日廣而心彌下深憂吏治民風之敝則引咎已躬寬責庶司以爲閭中官病民疲苛縱交失大哉仁人君子之言也語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於閣下見之夫海內承平久矣百姓仰戴

聖仁樂利且二百年富庶極則淫佚萌奢侈盛則物力耗不待水旱兵役閭閻已自蹙其生況閭當山海之窮臺灣自入版圖亂民數起乾隆末歲朱蔡二逆騷擾瀕海郡縣

者二十餘年海寇莆平臺灣漳泉二郡械鬥之風又熾用  
兵之大者歲耗度支巨萬未已而民閒日事仇殺守令歲  
時用兵習爲常事此誠官民交困之秋也官愈困則民愈  
窮民之窮可得而訟之官之困莫得而言之今日罷職明  
日卽以缺損官錢被責爛額焦頭紛紛乞請於上官者無  
非調劑此尙暇與言治法哉伏見閩中最急者莫如漳泉  
郡縣俗做事殷處分繁重祿入不足以養廉稍知自好者  
皆畏避之有如陷阱強而投之則以爲上不愛我而暴棄  
之心萌矣夫嶺以南古蠻夷地也性與人殊唐宋時多以  
遷謫之人爲之治法苟簡由來已久雖有賢者莫能善其  
風俗王道所先莫如禮而此獨尙爭天地大德莫如生而  
此不畏死足之所趨心之所嚮惟利是圖利在則子不有

其父妻不有其夫此朱子陽明所無可如何者然朱子陽明之世此地皆得便宜行事猶有可爲今

國家功令至嚴天下盡一政教未行身已罹咎姦民益得挾持以欺長官此智勇所以兩絀也閣下忠亮之節治久咸孚其所張弛固已披卻導窾乃憂念之深引爲己責而深恤其下瑩故曰仁人之言也瑩闇陋無能學術不足以望古政事不足以濟今少而奔走衣食壯而顛躓仕途兩遭大憂至不能以其喪歸亦可想其窮矣身心焦散智慮煩亂文章之道所得本極粗今則並其粗者而亦亡之年雖四十精力衰頹此事恐亦廢止甚無以副仁人之望至於通塞之數則冥冥者可知而不可知意惟修吾忠信以俟之而已近習術家言似少有驗承命以生年月日推其

星宿之吉凶謹述所知具別紙姑以比博奕之玩實於駿烈鴻名未必有當也附上先從祖惜抱先生遺集十種乃江甯門人所梓從此閒書肆購得者粵中亦有刻本不及此本全耳天氣嚴寒伏惟起居萬福瑩謹啟

與劉明東書

渡海以後不復致書山中故人莫不議其疏闊宏達如明東亦未必無谷風陰雨之疑昔見遺云勿吝尺書而孤寸意斯言豈有驗耶惟僕自念亦甚鬱陶云爾夫人不幸乖於所遇外與世俗齟齬內無以歡娛二親則雖萬鍾無所戀矧終歲溷逐於風塵鞅掌中並所爲祿養者亦胥失之而平素不合之上官方耽耽欲投石於井幸得潔身而行不爲僇辱中途又嬰大故此萬死一息之秋也嗟乎人生



困窮若此尙何可爲故人道者耶已又念生平良友子山  
客死江西阮林繼歿京師歌堂匡叔困於禮部試植之竹  
吾履周輩曾不得一傾鄉舉且諸人皆有家室之累飢寒  
迫人無可自賴元伯再以事戍邊近又亡其祖母屈指莫  
非窮愁雖不羈如明東公卿貴重文名幾滿南北然亦頗  
倒場屋不得一試其言何吾黨不振乃爾然則如僕之軀  
軻固其宜也抑又聞之造物者能凡人之遇不能凡人之  
心古之君子雖極顛連困苦而秉志堅定百折不回僕於  
古人何能爲役然窮困愈甚乃見理愈明覺確然若有所  
據故倔强自好之氣亦愈不爲人屈蓋此心不爲窮達所  
繫久矣造物其如人何哉今春到福州將謀以靈櫬及親  
屬歸而不得笛樓先生來督閩浙軍不欲其行乃畱福清

爲餬口之計老母以下仍寓省治家兄獨送先人靈櫬歸  
晤時可略悉近狀不宣

覆馬元伯書

入夏以來從福州寓中暨孫中丞所再得手書知已還里  
中又有粵東之行旣爲之慰轉益悵然比年親朋多故大  
半窮愁弟失職居憂兄亦謫外又喪我祖姑顛連之情彼  
此相弔何兩人之重不幸也塋之再往臺灣也非惟貧累  
亦以笛樓先生故力辭出省治始就福清復有忌者遂至  
海外蓋在閩久利弊稍悉當事或不便故遠之以免羣疑  
來書云今日見功之地卽他時見過之端微兄言固知之  
所以避也然諸公賢否不敢知興建沿革有關利害之大  
若概不言何以對吾師如延平以上諸郡會匪中當分別

不可一例捕誅漳泉二郡之械鬥倉卒聚聚不可必得罪人各屬官鹽課之困宜量爲調劑噶瑪蘭初闢田賦之重宜

奏請減則臺灣戍兵不可改調遣爲招募諸郡縣運臺灣穀不能罷商運爲官運營製軍械不能堅利宜責省治局中工料之私減海外民食所繫安危宜稽各口米船之實數凡所陳白不過此類或爲說自陳或告方太守議上諸公亦未嘗不以爲是也吾輩立志本不在溫飽亦不畏權勢苟能一言一事於斯世有益所獲多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笛樓先生忠清亮直表裏洞然求治之誠懃懃懇懇且於弟有國士之知失此而不言則更無可言之人得言之日矣弟性疏放尙氣不自檢束是由賦稟

使然惟耿耿此心可盟天日若夫遇合升沈之數吉凶悔  
吝之幾殆有天焉非人之所能爲耳昔者海防同知之攝  
故總督董公以寵之也然以失歡故太守幾得罪於方伯  
矣噶瑪蘭通判之役前兵備葉公以難之也然以此行獲  
盜蒙

恩於

天子矣由此觀之禍福豈人力耶所自念者生逢

聖明之主側席嚮治不能及時有所陳建坐困於風塵憂  
患中漸以衰老爲可悲耳抑聞之君子非無功之恥而不  
德之羞自省厥躬實多愆咎爾來痛自克艾日求寡過以  
茲局促至於寤寐前胡小東以書相親切左僮叔亦以事  
上不敬行己不恭見責因反求之事上初無不敬答書反

覆自明若行已不恭則未嘗不深服其言特爲足下及之以志諸君愛我之深也嗚呼使我有三數直諒之友落落宇宙閒得以時聞其過我之幸大矣雖誚責亦甚樂之況如足下之婉而多風者哉北上部署不易歲內未必能歸明春得於里中面教幸甚

與李永州書

海鵬先生閣下計到永州已逾三月政教被於所屬恩德洽乎士民聲施之美卓越南土湖南偏遠永又邊郡界近粵西民風自尙淳樸政刑亦當清簡以閣下經濟文章措施而潤色之上下之閒德業貞麗庶幾獲覩名儒賢者治乎方今天下生齒極繁遊食日眾物產彫敝風俗猥偷嚮所稱富庶之邦皆疲困不可支惟賴此數郡縣猶爲

國家保畱元氣耳海內承平久矣人心靜極思動亦必然之勢也幸

天子聖仁宵旰民事內外臣工皆循循謹慎無敢縱佚然土宇太廣財力竭耗西域甫一用兵中樞已形竭蹶况四方水旱偏災不時安危禍福之機豈不在於今日耶夫天下治安道在守令守令者不但爲

朝廷牧養黎元供其租賦而已民閒疾痛之淺深良莠之錯雜見聞親切然後措施得宜故當弭亂於未形防憂於先事此其爲用甚密變動不常惟在乘機因勢豈彼此可以仿倣法令所能繩度哉雖然有八事焉一曰結人心二曰明威信三曰蓄財用四曰備凶荒五曰安遊民六曰戢盜賊七曰繕城隍八曰輯文武此八者當今之急務也竊

見當世賢有司亦嘗孜孜講求吏治矣而公私名實之間猶不能無憾如勸農桑興水利行保甲勵操守何嘗不善然以云救時濟世則爲迂闊而不切於事情固知此事非可以浮慕虛名者耳且世之言治者至於湖南莫不以苗疆爲重矣自僕觀之苗民固當無慮所急者仍在漢民何以言之苗性愚直無他惟漢民侵陵而魚肉之或有司驅迫不堪斯不得已而蠢動苟非至極固甚安也惟漢人姦黠百出自非威愛並施固難保無叛服此則所當措意矣凡吾之言八事者皆以治漢民也漢民治而苗尙有不安者乎閣下仁懷義質素重江東治績之美大吏又已揚之於

朝固宜備

天子股肱今者降屈典郡誠非所宜然區區所欲進於左右者則以時事孔亟即使閣下復監司秉節鉞與眾賢守令講明而切究之者舍此八事無他術也瑩才識迂下無以自異於常人徒以位卑言高動爲當道所忌至於偃蹇輒軻而不知悔比歲入都又爲當事所扼仰蒙

聖明特再錄用方期有所振厲不幸又遭大憂狼狽南下嗟乎海飢人生無多歲月耳僕幼貧賤備極艱苦甫欲見伸卽重遭困躓天之待我者可知及此壯盛之年而已神傷氣沮更歷數年境遇之窮益甚精力尙堪用乎生平抱此區區不能自己語曰人之好善誰不如我閣下固風所服膺而有同心者又在都中嘗有乞言之命故以八事爲獻伏惟留意采納之不惟永人幸甚卽天下幸甚



